



我与一座城

在怀化看火车

江月卫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，九岁的我和哥哥凌晨三点钟从家里出发，赶九点钟的火车，去县城看望生病住院的母亲。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感觉就像坐在家里的铺上一动不动，人却已经随车跑出去了好远。这桩事我无数次描述给没见过火车的老祖母听，她每次都津津有味地点头。

后来母亲转院到了湖南怀化，我乘车的目的地也变成怀化。印象中怀化火车站前的广场很大，但广场周边最高楼没有超过三层，通向广场的公路两边，也都是一两层的砖瓦房，房子后边是开满了油菜花的农田。这景致，现在想起来觉得普通，但在当时，一度令我很是向往。而“怀化是火车拖来的城市”这一说法是后来我从广播里听来的：湘黔、枝柳两条铁路相继修通，在怀化县榆树湾交会，使得这个人口曾经不到三千人的小镇迅速发展成为铁路交通枢纽。这个说法和我坐火车到怀化的经历，将“怀化”与“火车”在我心中连在了一起。

2009年，我调到怀化工作，参与怀化火车站的拆迁改造，由此走访了多年来居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十几位老人。记得一位老人拿出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，站在街道边用手指着说：这是当年的火车站，从这里一直往候车大楼就是照片上的斜坡，照片上的小溪就是从这位置一直往前流，这里是稻田，那里是山岗……老人还说，那时，这个地方没有通电，一到晚上只有猫头鹰在大树上“咕咕”叫。可如今，我眼前看到的是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、灯光璀璨。

本世纪初，随着湘黔铁路复线建成和高速公路开通，以及芷江机场通航，整个怀化的交通便捷程度大大提升。怀化高铁站建在城区南边，命名为怀化高铁南站，与北边的老火车站遥相呼应，撑起怀化的商贸物流。随着高铁线路的建设，怀化的经济与城市面貌不断发展。现在，怀化中心城区建成面积已发展到六十五平方公里，这座年轻的城市在一天天长。这一切，我都亲眼见证。

在怀化依然保留着绿皮火车。绿皮火车开得很慢，每一个小站都会停靠，乘客多为带着农产品外出交易的沿线老百姓。这些车除了票价便宜，更重要的是绿皮火车允许把装有“土特产”的担子挑上车。新鲜蔬菜、土鸡土鸭、鳝鱼、泥鳅、干笋等土特产到了怀化城里都成为抢手货，价格也比在乡下卖得好。而绿皮火车不疾不徐的“步态”，也每每勾起我对往日生活的回忆。

那天我从老家新晃坐绿皮火车到怀化，在公坪站上来一位提着一篮枞菌的农妇。她五十多岁，胸前挂着二维码收款牌子。列车员问，多少钱一斤？农妇说，二十五块钱一斤。我在旁边轻声提醒农妇，拉到怀化迎丰市场，就能卖到三十到三十五块钱一斤。农妇却说，卖给这些列车员算是回报，如果没有这趟绿皮火车沿路停靠，在我们镇里市场上二十块钱一斤都没人买。我问她，你坐这绿皮火车卖东西每月收入怎样？她想了想说，多的时候有三千多元，少的时候两千多元……说着就爽朗地笑起来，满满的幸福感写在脸上。

如今，怀化的铁路不仅保障了沿线百姓的出行，更载着大家走上了致富的“高速路”。火车把村里人“拉”到城里打工，乡下的农具和民俗也随主人到了城里。农耕博物馆、乡村体验园、民俗博物馆等在怀化这座城市应运而生。这些年，怀化城里有人在街头广场或溪边树下对唱山歌，在春节的时候也打闹年锣鼓，还舞龙灯和狮子等等。铁路牵起城乡，推动了城市与乡村的协同发展。

正月的一个下午，适逢春运高峰期，天气暖得出奇。我脱下棉衣出门走了走，不知不觉就走到门前的铁路上。我边走边想，如果没有这些铁路的汇入，怀化这座城市能够大起来吗？火车把怀化这座城市变热闹了，把老百姓的荷包变鼓了，把周围的农村也带上了富裕的道路。

在怀化看火车，看到的不仅是火车线路多，跑得快，还看到了火车与一座城的关系。我相信，这座火车拖来的城市会像奔驰在铁路上的火车一样，越来越现代，向着美好的生活不断前进……

下图为开往怀化的列车。 本版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

大地

为英雄而歌

吴绮敏

“是不是很苦？”
“当然，天天都艰苦。”她答。
“脚磨出泡了？”
“磨烂了！但这些都是小意思。”每次问到怎么个苦，她都不知该如何讲起。
找来作家魏巍描写女文工团团员的一段文字给她看，她说写得真实——

“从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起，他们就背起了多少东西！背着背包，背着十斤干粮，十斤米，一把小铁锹，有的人还有一把小提琴。有一夜，行军九十里，有的男同志还掉了队，但是她们咬着牙，带着满脚泡，连距离都没有拉下。过冰河，她们也像男同志一样，卷起裤脚哗哗地蹚过去。冰块划破了腿，就偷偷地包上也不言声。露营了，就在山坡上用松树枝支起一块小雨布，挤在一起，夜间冻醒，就蹦一蹦、跳一跳再睡……”

第十二军于1951年4月中旬到达谷山地区，不久后参加第五次战役。在战役第一阶段，突破“三八线”，进逼汉江；在战役第二阶段，突破“三八线”，截断襄阳公路，激战自隐里，直抵兄弟峰。1951年11月起，第十二军参加金城防御作战，在持续一年多的坑道战中圆满完成防御作战任务。1952年，第十二军参加上甘岭战役，歼敌一点二万人。

1952年9月29日，在这一天的战斗中，第十二军涌现了多位威名远扬的战斗英雄。但也是在这一天，敌机突袭距离上甘岭不甚远的第十二军指挥部所在地区。在这次轰炸中，第十二军文工团牺牲很大。

一

胡德勤说自己是幸运的，在芳华初放的岁月迎来解放。她投入时代的大潮，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，成为奔走在硝烟中的光荣战士，见证乃至成就着“英雄儿女”的传奇。

1949年11月30日那一天，重庆解放，山城人民欢欣鼓舞。

那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！来自大学、中学的上万名重庆学生报名参军。胡德勤那时候刚满17岁，是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音乐科二年级学生。不留恋在家的舒适生活，也不留恋手捧钢琴乐谱，款款穿行于校园琴房之间的安逸……她毫不犹豫地跟着堂姐胡德嘉、胡德蓉去报考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文工团。

文工团检视报名者的文艺天赋，胡德勤自然不胆怯。从小，她在家伴着风琴，唱着跳着成长；初三时，还曾获得过全校歌唱比赛、演讲比赛、作文比赛三个第一名。结果，胡德勤同两个堂姐都被第十二军录取了。同样考进来的还有：大学生杨肖永和她的姐姐、弟弟，大学生潘光汉和她的妹妹，大学生钟文龙、王廷，刚升入初中不久的、曾活跃在重庆话剧舞台上的“儿童演员”余琳，擅长绘画的何孔德……都是渴望成长的年轻人。

走进部队大熔炉，投身伟大祖国的正义事业，这是无比光荣的人生旅途，也是勇毅奉献，甚至流血牺牲的人生旅途。

在朝鲜战场，杨肖永、潘光汉牺牲了，胡德勤、钟文龙负伤了；王廷、余琳挥泪为牺牲的战友最后送行；何孔德和战友们穿行于战壕间，用画笔展现上甘岭战役的壮烈……这一切，就发生在他们参军两年多以后。

为了和平，为了正义，青春无悔！他们始终铭记着一句话：没有痛苦算什么生活，没有风暴算什么海洋……

二

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。以美国为首的所谓“联合国军”攻入朝鲜，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。值此危急关头，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，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。

出征！作战部队冲上去了，文艺战士也冲上去了。

1951年3月24日黄昏时分，第十二军文工团部分人员随大部队从宽甸出发，跨过鸭绿江上搭起的浮桥——捆扎在一起的木船一字排开，船上铺着平整的、相互衔接的板子，一直延伸到江对岸。

进入朝鲜境内，持续行军二十多天的考验立刻开始。
基本都是夜行军。一开始，一夜行军六七十里，后来增加到一夜走八九十里，最多的一夜曾走了一百二十里。敌情随时可能不期而至，沿途山顶上部署的防空哨兵密切观察着，发现敌机立即鸣枪示警。
大路上，多路部队并进。只要没有敌情警报，胡德勤和战友们就主动承担起行军鼓动任务，打着快板跑前跑后，给同志们鼓劲。

回望那段体能极限大考，有人曾问她：“是不是很苦？”

第十二军军党委颁发锦旗，“战斗的文工团”六个大字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“这场演出令人终生难忘！”观看演出的祖国慰问团同志深受触动。后来他们向祖国人民汇报时，每每都讲起这场演出。重庆代表团还撰写了题为《战斗的十二军文工团》的文章，发表在报纸上。

四

战事严酷，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士气高昂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来重视文艺宣传工作，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就对军队文艺宣传工作明确提出要求。成功的文艺宣传，也是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“密码”。

曾赴朝鲜战场的作家舒群写道：“前方需要文艺工作，在一定的时间内，或者比后方需要的更甚。谁都知道火线上的生活，是极度紧张的，艰苦的……特别是展开战斗中，我们最有思想，最有正义感的指战员们，一切的需要都集中成为一个需要——歼灭敌人……可是，只要有一个空隙，他们就会想到‘我们的宣传队’呢？我们部队的文艺工作者，最懂得这种时机的可贵，抓住它是不会放的。”

把文艺送上前线，文艺又来自前线，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史册上闪光的一页。

作家巴金两赴朝鲜前线，第一次住了七个月，第二次又去住了五个月。他创作的小说《团圆》，后来被改编成电影《英雄儿女》，成为永不褪色的经典。时隔三十年后，他感慨道：“直到今天，我所爱的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激动着我的心灵，鼓舞我前进。”

作家刘白羽奔走于汉江前线，不仅以记者身份报道我军的战斗，而且记录了美国士兵讲出的“保命要诀”。那是1952年秋天，美国上等兵密勒对他说：“没想到北朝鲜有这样强烈的炮火。”刘白羽在文章中写道，美军前哨阵地上的普遍心情就是“低下头来！”——一个美国士兵说：“这是老兵告诉我的话中最经常、印象最深的一句话：‘低下头来！’”

细数赴抗美援朝战争一线体验生活的作家，还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：蓝澄、韶华、井岩盾、安娥、白朗、谢挺宇、马加……魏巍基于前线亲历，写了传世名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，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，感动了全中国人民。很多知名演员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，梅兰芳、周信芳、程砚秋、叶盛兰、常香玉、赵丹、侯宝林、马三立、马思聪、王昆、郎毓秀……用精彩的演出慰问“最可爱的人”，在前线奔走几个月之久。但令人惋惜的是，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、弦师程树棠在前线遭遇敌机轰炸射杀，献出了生命。

当然，前前线指战员接触最多的文艺工作者，还是部队文工团。

在前线表演的节目，很多是根据战斗英雄的故事即编即演的。有些作战部队组建了战士歌舞团。据新华社1953年9月的报道，在上甘岭前线的某部文工团、文工队，曾在八个月中配合各时期的战斗任务，深入部队演出九百四十五次，有十位文工队队员在十五天走遍四十五个阵地，演出五十九场，表演节目五百一十一个。这些数据都是文艺战士顶着炮火跑出来的，个个艰辛为常人难以想象。

隆冬时节，齐腰深的雪遍布山峦，文工团慰问小组依然坚持奔赴前哨阵地，把军首长的慰问、把鼓舞士气的节目带过去。

这是实实在实在在翻山越岭！爬到山顶时已经气喘吁吁，下坡时就索性顺势溜下去——哪个瞬间没掌握好平衡，就是滚下去。

在前哨阵地，他们爬进一个又一个“猫耳洞”，持续“换场”表演，一定做到给每个洞里的战士表演节目。

“艰苦就是光荣，坚持就是胜利！”赴朝前，他们在誓师大会上集体喊出这样的誓言。

前线指战员很感动，纷纷道出心声：“文工团同志能来这里，什么都有了！回去请告诉首长，有我们守在这里，敌人就打不过来！”把文艺送上前线，能够提升部队士气；当文艺来自前线，其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更能广泛而持久地震撼人心。

胡德勤严守部队纪律，在朝鲜没写过一纸日记，却留下了别样的战争纪实——她描在军装兜里的小笔记本上，写满了战地歌曲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虽然只剩下一个红皮小本、一个蓝皮小本，且很多纸页早已泛黄、残缺、零落，但在所剩的页面中，连词带谱，竟有她密密麻麻抄录的一百四十一首歌。尤其珍贵的是，那些描写真实战斗历程的歌曲，以生动、完整的叙事，折射出永恒的光辉。

比如，描写金城防御作战期间一场战斗的歌曲《邓祥林》：“水有源头树有根，英雄的连队来自前线，其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更能广泛而持久地震撼人心。”
胡德勤严守部队纪律，在朝鲜没写过一纸日记，却留下了别样的战争纪实——她描在军装兜里的小笔记本上，写满了战地歌曲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虽然只剩下一个红皮小本、一个蓝皮小本，且很多纸页早已泛黄、残缺、零落，但在所剩的页面中，连词带谱，竟有她密密麻麻抄录的一百四十一首歌。尤其珍贵的是，那些描写真实战斗历程的歌曲，以生动、完整的叙事，折射出永恒的光辉。

比如，描写金城防御作战期间一场战斗的歌曲《邓祥林》：“水有源头树有根，英雄的连队来自前线，其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更能广泛而持久地震撼人心。”